

# 新批评奖得主李壮： 与AI相比，人不会被简化为标准答案

**第8届  
华语青年作家奖  
特别报道**  
2023 THE YOUNGWRITER AWARD

青年诗人、评论家李壮提着行李来到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现场，颁奖典礼结束，他又赶赴外地参加下一个文学活动。5月13日，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在成都龙泉驿举行，李壮获得新批评奖，是该奖项增设后的第二位获奖者。

谈及现在一些文学奖项逐渐增设批评奖，李壮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现在整个文学界越来越注重理论评论，注重对文学的发现和阐述，同时也显示华语青年作家奖非常鲜明地在创新，它的问题意识以及对现场的关注特别好，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

## 批评家不在于年龄 “在于话语是否有效”

李壮既是评论家也是诗人，对他而言，评论和创作是互动的。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当被问及作为一名“泛90后”批评家是否会被业界质疑“你这么年轻，适合批评我们吗”，李壮笑着说：“这个倒不会，因为文



李壮获奖

学是一个很漫长的工作，文学界对青年的概念可以拉得很远，要说90后，我今年三十多岁其实也不年轻了。现在都有35岁焦虑，在其他很多行业，35岁已经面临转型了，我这个年龄在文学领域还算年轻。但是大家不会用年龄来质疑，如果和文学的漫长历史比起来，大家都很年轻，重要的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对话。”

李壮的文学批评也会经常涉及同龄人甚至比自己年龄更小的作家与诗人。“不管是评论比我们年长的作家，还

是同龄的小伙伴，重要的不在于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姿态和现实性的年龄关系，而在于话语是否有效。”

## 既是诗人也是评论家 对自己的创作要求更高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李壮评论的风格和他写诗是有关系的。“我更愿意用一些偏于日常的表述，而没有采用更文学化的语言。写诗是一种语言的训练，可以把它对应地落实到评论文章甚至是学术论文的写作里面。”

因为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李壮对自己的创作也有更高要求。“因为看得多想得也多，会有更多的自省。即便觉得自己写得没有那么好，还是要继续写。”李壮觉得文学重在不断地实践，可以越写越好，从评论者角度，也希望同龄人能够越写越好。

文学讲究在地书写，电子化时代对写作者的灵感和敏锐度是否会有一些冲击？李壮觉得：“电子化时代更多的是一种信息提取，文学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提取，是顿悟地提取，有非常强烈的主体性。”

## 面对AI挑战 诗歌圈其实是最安全的

颁奖典礼现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在致辞中提到：“我对人的写作是充满信心的。面对一个无限生成的强大写作对手，我们人类还是有超级AI所不能抵

达的地方。”李壮也谈到了这个话题：“敬泽主席提到了要守护人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包括语言的根本性，这个根本性就是创造与发现。文学不管创作还是评论，如果变成一个纯粹知识化的生产，有可能会被AI取代。但如果文学始终是顿悟式、创造式、无中生有式，就不会被AI取代，这也是人生活的根本性意义所在。”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进军文坛，似乎总爱拿诗歌作为突破点，AI写诗已不新鲜。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李壮却认为：“我觉得诗歌是最安全的。相对危险的是那些有一定模式可供推演的文体类，比如类型小说或者网络文学，那些作者的焦虑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诗歌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没有太多的规则可言，所以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AI的“进攻”也给诗人们提了一个醒，李壮说：“如果我们的诗歌变成一个修辞运动、修辞游戏，就容易被取代。如果它对机器而言，有着独特的、令人想不到的、无规律可言的发现，就是安全的。”

人来创作文学和AI创作的文学或者知识相比，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李壮的思考是：“AI读书写的东西只能写对，但是人读书写东西可以读错、写错，这个错当然是打引号的错，这个错意味着那些旁逸斜出的东西，是有审美价值和精神意义的，至少在现阶段，人不会被简化为一个标准答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  
摄影 陈羽啸

# 首位00后获奖者谭镜汝 《蓝色玻璃》展示出文学天赋

张爱玲23岁发表《第一炉香》，从此声名大作；肖洛霍夫22岁写《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成为必读的外国文学经典。写小说需要长久的生活积累，但文艺感觉的表达与捕获，或许更看重所谓“天赋”。

在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上，00后作家谭镜汝凭借短篇小说《蓝色玻璃》获得短篇小说奖“双子星”奖。这是华语青年作家奖举办以来第一位00后获奖作家。颁奖词中写道：00后作家谭镜汝的作品呈现出题材选择上的成熟，《蓝色玻璃》探讨了源于内心的恐惧、孤独和生活的颠沛。异父异母、性格截然不同的姐弟俩在父母离世后，选择了相伴相依，旧居的“蓝色玻璃”是他们对安全感的渴求，这无疑给那块本就易碎的玻璃赋予了奇异的光泽，因而成为独特的隐喻，实现了“由日常现实而至精神世界的自然攀升”，使生活有了一种飞升的可能。



00后作家谭镜汝

读谭镜汝作品，总能在小说中隐隐感到一股欲说还休的含蓄，与说不清道不明的黏稠。正如小说环境描写中几次提到欲下未下的暴雨和闷热的气候，这无疑与作者的成长环境以及他试图表达的地域性格特征有直接联系。谭镜汝是桂林人，桂林是全国降水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在他的印象中，家乡是闷热而潮湿的，十里画廊的桂林山水给了他文学滋养，也为他初涉文坛提供了最原始的灵感。

“南方人的情感结构和北方人有显著不同。”谭镜汝说，桂林是个潮湿多雨的城市，到北京念书之后，他感受到了两地间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让他不断回望故乡，也让他总是把小说情节放在熟悉的南方城市。这种文化心理上的不同直接体现在他的小说风格上，正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评价那样：乖张、阴晦又黏稠。

文学养分也来源于谭镜汝一直热爱的拉美文学，来源于他热爱的略萨和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一场雨连续下了将近5年，“让人感觉到孤独和不安，你无法出去”。在谭镜汝的小说中，那种“走不出”的黏稠感或许正来自某种南方人独特的情感结构，他将此概括为“更趋向内化”。

## 华语青年作家奖首个00后作家 将在写作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谭镜汝出生于2000年，目前尚未满23岁，他是华语青年作家奖举办8届以来第一位获奖的00后，他目前还是一名大四在读生。

2019年，清华大学举行纪念路遥诞辰70周年的文学比赛，刚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大一的谭镜汝第一次进行严肃文学写作，就拿了二等奖。这件事鼓舞了他，“或许我可以写下去”。没过多久，他创作了《火焰马车》，讲述出生的小镇上父辈们的故事。这已经是一部成熟的

文学作品，刊登在《广西文学》上。

仅仅不到四年时间，谭镜汝从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成长为青年作家，其间固然有个人性格对文学敏感度的把握，同时也离不开“学院派”写作的指导。就像他在感言中提到的，除了同学和老师的陪伴，他也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对他的培育。

在目前的青年作家群体中，的确有不少“科班出身”的作家，他们本身就从文学院毕业，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学底蕴修养，也接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和技法学习。在谭镜汝看来，这也是当下青年作家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展示出的不同之处。

“很多50后、60后的作家老师们，可能没有接受过很强的学院训练，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之上去写作，但他们以这种‘野生长成’的方式，去书写历史感和恢弘感达到了很高的高度，这也与他们青年时期大量文学实验有关，进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很重要板块。”谭镜汝说。

谭镜汝在文学院读书时，学习了大量当代文学发展史，他能清楚感知每一代作家成长的过程，这给了他非常大的写作动力。

目前，谭镜汝即将本科毕业，将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专攻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未来，他计划在职业写作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陈羽啸

## 家乡为作者提供最原始灵感 以文学探索南北方情感差异

《蓝色玻璃》讲述的是一对异父异母姐弟在父母离世后生活在一起的故事，男女主人公性格差异很大，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父母离世后只是名义上的姐弟。故事讲述了这对姐弟相守的生活细节，同时也将笔触深入到伦理和人性的探索方面。